

小日子，大認真 - 讀安娜·瑪瑞亞·米庫【牆上的圖像】

我常常會在日子的尋常過程中，駐足、發笑。而或許年紀大了，這樣的情形，竟讓我極度著迷。每天，到辦公室的時間慣常是表定時間的前二個鐘頭，冬天清晨的沁寒或者是夏季早升的暑氣，這些基本上對我都不是困擾。這樣的時間，通常也會遇到學校學生趕著上課，儘管我實在最討厭人多，可是，假如是在捷運地鐵裡，偶而從手中的書裡抬起眼，則會發現四周煞是有趣極了。一般來講，爸媽送孩子上學，爸爸就是一臉茫然、媽媽永遠是沒睡醒。中學生分成兩款；一款只會低頭看手機、一款則是男女兩個一早就賀爾蒙破表，兩個人上下身黏成圓柱體！我常想上前跟「柱子」說：不要上課吧！要不乾脆去開房間呢！但四周人太多，老是擠不過去，只能作罷。可是，我最樂的是走在平面道路看著小二、小三的孩子獨自走路到學校的模樣。他們總是揹著一個看起來比自己還重的書包、手中抓著還來不及吃完的早餐或今天要用的工具袋，兩隻小手忙來和去維持身上與手上東西的平衡。他們永遠都是小跑步，經過你身邊；常會聽到他們小小聲的喘氣或啞哨聲，好像是在埋怨身上東西怎會那麼多！我常會不自主停下來，看著那瘦小身影匆匆而去，臉上總有忘記收回的深深笑意。我總會這樣想，做父母應該要看看自己小孩這段時間的模樣，才會更深切明白；能疼惜孩子是件多麼幸福的事。

日子裡的尋常，常會帶給我平常的心理閱讀經驗。

那天，在安卓藝術看【牆上的圖像】安娜·瑪瑞亞·米庫Ana Maria Micu個展，她的繪畫作品就散發一股強悍專注感，整個穿透畫布直逼眼前。

1979年出生在羅馬尼亞的這位藝術家，透過作品帶著觀眾「進到」她的畫室，這樣的視覺經驗，真的很有趣。也就是說，在這個展覽裡面，作品的場景；完全聚焦在她個人的畫室。展覽的概念彷彿是以獨幕劇架構來做為設想，一個舞台、以一個幕景來交代整齣戲的走向，這樣的劇種考驗的往往是編劇、演員的功力，在沒有背景時空的襯映之下，演員必須把劇情傳達得異常清楚。我首先就對這樣的結構，感到相當有意思。因為，這樣的展覽呈現，考驗的除了安娜·瑪瑞亞·米庫的藝術魅力之外，同時也在測驗著畫廊主持人李政勇選擇藝術家的眼光與翻越傳統講述藝術的方式。

當你環視畫廊一周後，就會發現安娜·瑪瑞亞·米庫的畫室確實不大。因為，場景的流動、轉換很有限，在幾個場景的轉接過程中，你會發現角度會有一些些重複到。問題是，安娜·瑪瑞亞·米庫的這些作品，不大的畫室空間，卻畫出一股龐然巨大的視覺氣場。尤其是，李政勇很巧妙去運用不同媒材、主體來托映出展場的對話性。也就是說，當一件描述畫室的油畫旁邊，則會出現一件藝術家的紙上素描，



【牆上的圖像】安娜·瑪瑞亞·米庫個展場景（圖片提供/安卓藝術）

而且畫的當然是她自己。這樣的安排之所以有趣是，李政勇在藝術家所點題的【牆上的圖像】展名之下，祭出藝術家的自畫像；在視覺上就產生藝術家在端視著自己的工作室，充分吻合了安娜·瑪瑞亞·米庫所畫的作品…在畫裡還藏著另外一幅或多幅畫作在牆面上的字義。李政勇經由這樣的場域來架構多層次空間被閱讀性，避開場景單點的困窘感，也留

住了觀眾的視線。尤其，藝術家工作室牆面多幅作品，加上窗戶所延展的內與外…，把自畫像的作品放置在一旁，相對就會出現錯落的空間感，把視覺的穿透與延伸整個都活化為一體。

我尤其喜歡安娜·瑪瑞亞·米庫畫進畫布裡，那股流動於光影中的空氣感。基本上，藝術家的畫室確實顯得極端「紛亂」，東西過多，不免就會訊息過雜。可是，安娜·瑪瑞亞·米庫的繪畫技巧築基於寫實、卻又不役於寫實，她的筆觸太有體溫感，拿捏技巧絲毫不流於油膩或者炫技，這樣的作為又加上畫室從外面穿透進來的光線，她畫進去光影在畫室捏手躡腳的移動痕跡，尤其光影在牆面的緩速，讓人感受到空氣就在光線移動間；酥酥軟軟的…散開來。這個時候，你也才明白，原來；牆面的圖像不僅是掛置在牆面的畫，還有光線透映在牆上「活的」圖像。

小日子，或許尋常，但認真、專注的心態，小日子，也能出落得如此動人。